

篁岭美秋

□张华北

深秋,篁岭坡上各色鲜花竞相绽放,条条梯田被紫红、金黄、淡蓝铺得满满。明初,曹氏的先祖由上晓铺赶着耕牛爬上篁岭,放下肩上的犁头,放下箩筐,掬一捧路边的泉水喝进干渴的喉咙。山岭上茂密的树林鸟儿喧腾,对望石耳山如巨大的屏障,也如展翅欲飞的大鹏,突兀在朦朦胧胧的山霭里隐去了半边天际。那时起,这满山篁竹的山林里飘荡起开垦的炊烟。几十代人生生不息、励精图治,一座精致的小山村悄然而起。

或许,人们羡慕这里世外桃源般的景色,而篁岭人并不以为然,他们成年累月,从那些石板铺就的长长短短的天街、九巷牵牛荷锄走过,在那些简明俊秀的徽式楼房里纺线织布、生儿育女。晨光里,听童稚朗朗的读书声从小窗传出沿街飘进各家的门庭;夕阳下,看村头牌坊石凳上几个农人围坐在白发老者旁听他讲古。

四百米天街古巷,六百年篁岭村落。一片宽阔的平坝应是古时商贸文化汇聚处,左侧那“众屋”或是老者的骄傲,昔日曹氏家族受皇上恩宠,石门上赫然镶上“圣旨”石雕,大门三重檐,砖雕龙凤呈祥。门右侧木旗杆高耸,两侧石槽、石栏内菊花、三叶梅、月季正开。昔时族人在头悬“栢国毓秀”牌匾下开会议事,今人进楼坐在条凳上,品一杯篁岭香茶,看台上银幕播放篁岭风光,更一番惬意。

曹氏家族最为得意的五桂堂确也气势非凡,门窗、厅堂、墙砖雕精美,木雕生动,石雕传神。前堂后厅、左右厢房,五桂取五子登科、子孙满堂寓意。后院有水

井如半月,清水盈盈,雕花石栏相围。后房里热气腾腾,身穿花衣腰系花格围裙的女子在做清明粿,笼屉里蒸熟的糕绿色明亮,圆粿上每只印有一字,连看即是“篁岭晒秋人家”。品尝,香软适口,久久留香。正午的阳光由四合二楼中的天井照下,堂屋亮堂。此时看阮元书写的《朱子家训》两侧通屏甚为清晰,屏着朱红漆。上下联书于首尾,“尊前俱是蓬莱守,笔下还为鲁直书”,大字浑厚格外显目。

最显权贵之尊的当数树和堂,清嘉庆年曹氏官人不忘故里回乡建成,花门挂落,顶带轩棚。想必当初官人回乡,众权贵迎合至此贺之礼之。堂柱刻“金石其心芝兰其室,仁义为友道德为师”,看似简约,其势亦足。

怡心楼应是篁岭上最为豪华的一楼,清茶商许氏是聪明客商,将其作为客馆。门面金碧煌煌,飞龙走红,五彩色鲜。隔窗镂空,现瓶、梅、葫芦。翘角飞檐,画栋雕梁。砖雕处龙凤麒麟荷花松柏俱全。上望前堂是一藻井结构,木格抹金炫目。昔时客房今张灯结彩装饰成婚房展示,红床绣帐,软枕香褥。“金玉良缘,天成佳偶”红联处,游人徘徊不去,想必已飘飘然。难怪《聊斋》电视剧拍摄即选中此楼。门侧水井也不同他处,石围栏勾出三弧的葫芦形,右倚碧草山石。黄叶飘浮,水影乱金。

斑驳古旧的墙壁窗下辣椒炫红,黄菊灼灼,小藤斜墙。

何年起,农家把晒场移到了屋顶。长长插棍排出三楼檐外,半杆处的二檐屋顶

垒三四砖摞再搭一横杆,就成晒架。晒匾圆圆,单行或双行摆开。晒匾中黄的是菊,红的是椒、白色玉米、橙色大豆。小村屋顶由下而上六七排沿山形半转,白墙黑瓦,檐尖高翘,鳞次栉比。晒匾则由上而下铺红绿金,高高低低、错错落落。

有屋顶修成平坝人家,几根竹木搭架,排上圆匾,方便几多。岭上的南瓜浑圆,黄中有白。老人手挥菜刀,横切成环,挂架上晒干,排排串串,如红心白肉的肉条。踏着天街的石路,木杆在上方檐下伸出,圆匾在上悬天而晒。阳光透匾,横斜交叉的竹篾画出圆匾的纹、圆匾的花。小街宽窄窄窄,光影疏密密密,条条团团。

一片红油纸伞悬杆而晒,遮住半街。红伞圆撑,竹柄垂垂,红绳飘飘。密集的竹条撑开伞,竹经道道,阳光印上,明明暗暗,如一朵朵鲜花盛开,迎着仙子从天而降。

黝黑的木楼跨小街,上悬挂的“申明岛”木牌印上了古旧的时光。三门三檐的天街石碑坊立在村尾,透亮的窗格石板添加秀美。“旌白国家操捷雪沙菱镜,建诸天地微流壁水兰基”,这御赐的牌坊数百年间似在护佑这上善若水的一方净土。

苍山如黛,有长桥飞渡。扶栏遥看,远山逶迤,篁岭即在四面环抱中。午后斜阳在石耳山顶处放射下道道光焰,山岚把山顶萦绕得朦胧,半山处五六十道梯田层层叠叠下至山间小溪。梯田是大山的纹身,沿山高低起伏的肌肤转山而绘。一条浮白的山路莫不是大山的腰带,隐现回转在绿纹秀肤间。斜下望去另一安泰桥横

跨山溪。左有竹垄环绕青碧水塘如日,桥右上有小塘半圆如月。大小山相对,一副日落月升之景。

山旁松枝苍苍,枫叶红红、楸叶黄黄,茶花如蝶舞,白茅似发浓。山下红豆杉连片,篁竹摇曳,在绿波拥动里可闻云雀、山雀啾啾声出林,在碧海微浪里会听得游人、村民一两声山歌放情而来。

徜徉在商铺、酒肆,流连于茶楼、油坊,黛瓦粉墙,阶起坡降,寻三桥、廉井,过五色塘。那些紫薇、乌柏、藤蔓、芳草迎着你,送着香。村东六七棵巨樟尽情展开遮天蔽日的树冠,一株大樟树根部粗壮,非数人不可合抱,干分五侧枝成掌状,直上云霄。巨樟见证着五六百年甚或更为久远篁岭的兴衰与嬗变,看见过晨昏下山民脸上的饥黄和红晕,也看见过山林的荒芜失色和生机浓郁的五彩。山口的五凤楼如五只凤凰眺望着山下,在哪一天会迎着晨曦的阳光振翅飞翔。

(篁岭,位于江西婺源县东北石耳山侧,为近六百年历史的徽州山居村落。因“晒秋”闻名,经典古建筑诸多。)

张华北

中国作协会员,出版散文集十部,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、河北“文艺振兴”奖、“孙犁散文奖”等奖项。

冬日里的温暖

□黄利斌

小时候冬天的寒冷是彻骨的。

记忆中,冷是从霜降那天开始的。霜降前后,正是收红薯的日子,头天还是满地的青翠,霜降那天一大早,整片整片的红薯叶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褐色,湿漉漉地瘫软在地上,树上漫天飞舞的黄叶也在几天之内掉得精光。霜降过后,农作物基本收割完毕,大地露出了苍茫的本色,裸露着胸膛,等待着雪的到来。那时候的雪也从不爽约,总是急匆匆地赶来,并且铺天盖地,三天两头下,显得激情四射。广阔的田野上银妆素裹,冰封千里,村里的街道上总是堆满厚厚的积雪,整个冬天山冷得发抖,河冻得僵硬,空气似乎也要凝固起来。

那时候的家里并不暖和。旧式的门窗透风漏气,母亲总是在上冻前用布条蘸上浆子,把缝隙一一糊上。取暖仅靠一炉煤火,白天做饭烧水,尚且有一丝暖意,每到夜晚睡觉,湿湿的煤泥把火封上时,室内温度骤然下降。早晨起来,屋里的水缸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,窗户的玻璃上总是一层一层的窗花,美丽但寒气逼人。

为了过冬,母亲每年都早早地做准备。入秋后,北洛河的水尚未断流,母亲把棉被棉衣拆了,带我们去河边清洗,把网套和旧棉絮晒得喧喧腾腾的,再加上些新棉花,开始了日夜的劳作。一盏油灯伴随着母亲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,昏暗的灯光下,他认真地缝制着每一件衣服,不时把针在头发上抹一下,偶尔回过头来看看炕上熟睡的我们,不急不躁,她

瘦小的身材,被微弱的灯光映照在土墙上的影子却是那样的高大。

俗话说:“四两棉,遮了寒”,棉花确实是御寒最实用的东西。严冬到来的时候,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,脚踏大头棉鞋,头戴火车头帽子,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,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冷,倒是因为经常打雪仗,奔跑,爬山,汗水常常把棉衣浸湿。

记忆中,直抵心头的寒冷是在室内。晚上钻被窝的过程最是艰难,温热的身体接触到铁一样冷的被子,就像掉进冰河一样,透心的凉。早晨起床的时候,室内气温在零度以下,刚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的身体贴上冰凉的棉衣,总是一阵寒颤。母亲看到了这些,就一直坚持为我们烤被子,烤衣服。每晚睡觉前,母亲先把炉火烧红,她站在地上托住被子的一头,把另一头搭在炕沿上架起来烤,不时地移动着被子,直到把每一寸都烤得火热,才让我们脱衣服钻进被窝。火红的炉子,温热的被窝儿,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。还有我们白天被汗水浸湿的棉衣、棉裤和帽子,也要一件件烘干。因为家里兄弟多,我们一觉醒来,常常看到火炉发出的光亮把屋子映照得红彤彤的,像神话里的霞光,母亲端坐在霞光里,像一尊女神,平和而安祥。早晨我们五六点钟就要去上学,母亲总是先我们起床,用火棍奋力地把火捅开,为我们一件儿一件儿的烤衣服,直到目送我们走出家门。

结婚后,租住的屋子没有暖气,冬季

取暖做饭,用的是一个废旧的水桶做成的蜂窝煤炉子。屋子大,热量少,加上白天上班一整天不回家,房间里时常是冰冷冰冷的。每晚,我们都披上大衣,围着火炉,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,妻子织毛衣,我看书,偶尔相视一笑,顿觉寒意全无。后来有了女儿,寒冷的房间里陡然又多了些温馨和暖意。闲暇的时候,我常常站在窗前,看着院子里的雪花一片一片飘落在地上,小狗儿静静地卧在屋檐下,母鸡在雪地里悠闲地觅食,回首望见妻子抱着女儿在床上酣睡,火炉上煮粥的小锅冒着白丝丝的水汽,那一刻,我感觉那是人世间最温暖的时光。

爱的温暖伴随着我们经历了季节的冬天,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严寒。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从事过退役军人的优抚工作。在家庭走访中,遇到一位在山区生活的老兵,他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,担任机枪手,消灭了很多敌人,自己也负伤挂彩。当时,他拖着残缺的身体在附近一家工厂打工,老伴儿刚做完癌症手术,躺在土炕上艰难地呻吟着,女儿已出嫁,条件也不怎么好,老兵虽耿直坚强,但家庭生活的重担压得他走投无路。他家里简陋而破旧的陈设,老嫂子痛苦的神情,老兵伤残的身体和无奈的眼神使我的心久久不能放下。之后,我不断地前去看望,尽力给予他帮助,钱物虽然不多,但用爱的温暖鼓起了他生活的勇气。几年后,老嫂子的身体已明显好转,女儿生活也越来越好,整个家庭又充满了生机。老军人

不止一次地流着泪对我说,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这些帮助给了他温暖,这温暖像漫长夜中的一抹晨曦,使他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。他每年都要精心地挑选自己种的白菜、红薯、小米儿送给我,不要也不行。他说:“这辈子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,有困难说一声,刀山火海我也上!”

季节有更替,人的一生也不全是冬天。在人生最寒冷的季节,是爱的温暖和他一起战胜了生活的严寒,是爱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冰心在他的散文《小桔灯》中写道:“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,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,这朦胧的桔红色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,但小姑娘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着我,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的光明”。冬日里的温暖不也是这样吗?在季节或人生的寒夜里,给我们以心灵的慰藉,使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。相对于整个冬天的冰冷,它或许是微不足道的,但它是雨雪中的一星炭火,寒风中的一件棉衣,是冷漠沙洲上的点点绿意,闪着永恒的光辉。

黄利斌

河北省作协会员,多篇作品在当地报刊和媒体发表。